

飛鴻亭集卷之十一

秀水吳鵬萬里父著

長孫惟貞校刻

書

與李在川

差官還至鳳陽奉辱手教良慰良感生以宿州孤
懸可畏謁 陵後於二十五日至宿不意二十六
日聞永城師五之親劉堂反未時攻百善驛廿七
日午時卒然至宿州攻城百允調度粗集廼率許

留守沈都司張恩同知及生員人等登城拒守射
傷賊約四五十人斬首一我軍幸爾獲全但兵寡
力弱不能出戰今各賊東奔勢趨鳳陽而師五又
將自蒙城趨鳳陽深可慮也徐頴二道淮邳策應
之兵調而未至河南追師亦不聞入我境而鳳陽
之軍誠不足恃所有廬滁和之兵亦足張我勢仰
仗威靈催之即來庶幾有濟也外人或言此事不
容不具題乃爾先發唯垂照幸甚賊入宿州南奔
似宜亟題兼請四路之兵應援惟門下裁教

與曹東村

貴省之賊奔入我境事起倉猝幸宿州無虞但賊
譎甚探徑趨鳳陽 陵寢高墻在焉本地之兵弱
不能支而尚都司之兵遲遲尾送今事勢既迫若
得執事取間道急督兵赴鳳陽滅此賊而後朝食
乃可不然鄙人一身不足惜而天下事乃大可憂
也匆率據案草草聞有同行諸公并致意

與黃中溪

節承教言深慰傾渴頃又蒙示大疏敬聞命矣生

以初任謁 陵念中州之賊頗熾遂如宿州料理
兵馬間至次日而賊已逼城下其所圖有蹈宿州
窺鳳陽之志不意僕先據之伏宗社之慶及明公
之庇四路集兵大敗賊於五河賊不能渡淮而南
乘夜復奔中州西去今中州兵躡其後計此賊不
日殄滅可以免吾土之憂矣但今四郊多故斯民
財殫力窮將來之慮難保必無而生也又以綿弱
之力當茲艱大望明公有以振我幸甚幸甚使旋
布謝容至淮日另候起居

周崦山

京師獲隨羣公後而蒙愛教於門下者最深別後
稔切眷戀以分緣之薄奔走淮徐兗豫鳳泗之間
自春正月以來日無緩轍弗遑致起居之敬即承
漕役循例謁 陵偶值師賊之擾賴祖宗之慶大
敗於五河若使此賊據宿之計行則高墻必覆某
也不知死所矣蒙手書中及之知愛我危我之深
也五河尹誠當其難只因先去以為民望人固得
而指之生頗憐焉亦曾與該道言將置之不問但

今人心不相孚如欲保全不若一更易為善幸哉
而教之治老昨經淮陽渠以處我之過言貌甚怍
中間微意不能測亦足以知其素矣詰以崦山不
陞之故渠獨無辭大率多轉移為樹德之地也

鄭近山

數經分水皆叨欵愛而真情實德藹然可見固非
尋常相與者別來惟切馳企拉淮謁 陵後即值
河南師賊之變賴庇敗之於五河今雖盪平而四
郊多故盜賊蜂起誠如近山所憂也如何如何勿

率謝復不盡餘懷

李在川

使至辱教知節鉞咫尺鳳泗之間屹然有長城矣
幸甚幸甚賊雖殘敗而首惡未殄終是我境之憂
今四路之兵稍集惟防守為上滁和之兵不知明
公督發者若干請再添調每處湊合一千之數至
鳳陽庶幾風聲益振寒賊之膽顛假霜威以促之
泗州祖 陵調淮安淮大動官民兵防守矣此不
肖以身當其門戶不敢以赴告故不盡力利鈍非

所敢計也

黃方山

途中邂逅數語而別殊未愜念私既入淮有謁
陵之行未遑遣人走候復以河南流賊之變遺害
於我境今幸撲滅其黨已過大半而首惡未除將
來之憂尚在也糧運無阻惟方山督催之力而鄙
人仰其成何幸何幸使旋倥偬布復餘情俟返淮
日另啟

嚴介溪

遠遼台範嚮慕惓惓河南之賊包藏禍心殊不可
言幸賴宗社之慶遂大敗賊於五河其始來攻宿
也約二千五百人及奔潰而西僅馬步三百人耳
上而 皇陵高墻無震驚之患下而江淮一帶生
民保安全之福某也亦獲逃於誤事之誅初緣首
賊未獲不敢以捷報今既平殄據實奏聞想 聖
心載寧矣外諸揭皆事不容緩者并入台覽即辰
風氣益寒崇護

李在川

前月二十八日因河南流賊奔入我境曾以書遣承差趙廷舉馳赴臺下時值道路荆榛未知既達否此寇下五河其所圖非細幸假明威大挫其鋒今還奔永城但首惡未除將來之憂更深也鳳陽重地原無城郭不敢議為增築惟有練兵買馬防禦為上而錢糧不敷恐難拘常格俟宿州四境之盜既盡得免於鳳陽之患僕即趨臨淮請教也外具不得不然惟明公裁之

與連白石

公行不獲面領教益迄今抱歉生謁 陵時即值中州師寇之變意在陷宿州劫高牆幸假公之威神敗賊於五河今地方輯寧不然生不知死所矣痛定思痛知公念我危我也使至承諭處分既明謹以原檄馳納聞道履失調惟眠食節慎是禱冗甚未盡餘懷

屬 郡

頃以宿州孤懸之故特至閱視武備聊張先聲計河南師詔必敗然春間彼曾到沂招結曠徒則其

心未嘗忘山東也今若窮追必突出碭豐由沙河以東經予之疆深足為慮近不知聚兵若干可以一鼓而成擒否新開河口水勢何如糧船過盡未皆所顧聞者地方多故無煩遠來希諒之

任玉川

辛亥之歲奉辱教言別來深切瞻依綠塵跡馳驚不遑數數致起居之敬比知榮陟極為東土生民賀又值師賊之後聞車從往來齊魯之間未及走使致私猥承先施益增感歎茲少間謹布夙衷沂

滕之郊民窮易亂前此居是者未免以寬厚養禍邇者道路傳言自明公至外戶將不閉矣此見大君子所作為與凡庸迥異生也謬當東土下游賴以安枕無剝床之憂者明公賜也幸甚幸甚伏希厚為斯民崇護以慰相知之望

霍思齋

春明奉會獲領教言未幾不肖以賑務久歷淮徐而明公亦膺中州之命匆率不遑脩候廼又值師賊之擾知明公經略為勞矣不肖以初任謁陵

如宿州正慮師賊之故方料理兵馬至之次日而賊奄至城下其所圖在鳳陽想明公稔聞矣非假執事之威聲將士協力必無五河之捷若使賊得渡淮而南生輩不知死所矣痛定思痛可弗謂危乎賊譎甚今不知所如往但得重兵遏其後早為撲滅不致復奔東路高墻 皇陵安若泰山萬全之計無出於此敝境兵馬調集頗厚不敢不盡力也望明公更與裁庵公一道及幸甚幸甚近聞山東賊亦有起事者生料師賊必有連合之志此計

行則破賊當以月計矣四方多故當事者之苦心抑誰知之惟可與同舟者言也

李在川

連日為鳳陽祭告事奔走無停轍即返淮又候大行賚勅諭相候亟欲過東省不肖少留以俟節鉞茲晨既開讀矣陳苑二推至承惠問率爾布復賑濟之說主上德意甚弘但庫庾多空何所於處更覺為難惟執事教之

蔡可泉

別久想念殊深春夏以賑事勘河奔逐中州淮徐
齊魯之郊碌碌不遑問候繼聞海賊之變知翁經
略久勞吾嘉獲枕席之安翁之庇也幸甚幸甚來
諭謹奉施行但今四郊多故山東羣盜竊發而歸
德又報劫庫未知究竟何如耳生偶承乏淮甸翁
又何以教之

嚴東樓

先此差便奉候起居頃為祭告 皇陵往來鳳淮
之間未遑續啟然每知尊履安勝為慰緩征一疏

緣百姓近見 聖明寬大之詔紛然望賑將擬於
今春發銀轉粟事例而實未知倉庫無銀無米也
一時無所於處不免大失民望有司以空言臨之
收拾維繫真覺其難不得已為此奏若寬一分亦
一分之益也司計者必不以為然惟高明諒之差
人行迫不盡餘懷

楊裁菴

明公履任即值師賊之擾賴妙略潛授燮釜之魚
遂爾銷爛此宗社之慶明公綏定之績豈在方叔

下哉正擬馳賀廼辱榮施無任知感使旋謹此謝
復風氣日寒伏祈為道自玉千萬四野以災告而
庾藏無餘積將來之慮更切明公又何以教之

陸東湖

承手書深慰傾渴聞北虜既遁而河道又還其舊
足慰宵旰之憂所慮南土倭夷未靖河南歸德強
賊千餘騎為梗實與徐潁界壤密邇方有剝床之
虞不知廟堂作何議若使此賊與山東礦鹽徒合
而為一卒未能殄滅也生初議欲貯漕米於淮徐

誠為此故而昧者以為不必過為之慮可無恨乎
今倉庫空虛設有緩急何所措手足是吾憂也生
循例給由可希恩私於萬一蒙注念之至希示進
止

萬治齋

某也無似誤蒙明公知愛以賑務相屬繼以勘議
河流奔走於淮徐鄒魯河南鳳泗之間未效尺寸
微勞恐不能逃於曠廢之誅昨者還至天津以北
復聞明公舉之朝廷之上使督漕事私念國家重

務惟漕為窳非材力出衆者弗之能勝其庸劣淺
中僅尋行數墨以苟竊官祿者明公殆急於用人
不暇察其之不肖不足以勝之也拜命之餘益驚
益感不及效蓬心擬結秋實以不負明公知人之
明也哉謝恩使便及循例又當給由謹布鄙私於
門下伏希賜之周旋

連白石

前日蒙以昭陽湖事致南岷語無非長慮却顧之
心然其始因地方饑且亂而招徠反側事理宜然

又管河者每言棄置湖田為可惜亦嘗商議而後
行非謂盡廢水櫃而委之民也今原稿具在覽自
得之徒以人心不同或病僕非專職而侵其守是
以立此赤幟為利害之說以惑聽然僕私心何嘗
有所主哉特念苟利於國與民不忍默默况處事
當計理之是非而不當論利害竟忘其侵人之守
也古之大夫出使可專者尚專之今僕止開其端
而議相應與否乃經地方多官僉議僕未嘗有所
主也願明公會南岷一道及近例欲議安山一帶

必湏酌理之是非事之有無損益以為行止僕平生雖毫髮必不敢懷成心且臆見不同時勢亦異只以虛心處之請勿置疑於其間也適齋居偶想前言敢畢其愚

陳芹山

頃者使自金陵返猥辱報章恍對德宇慰浣良劇即聞南工之陪正位之兆况以期則既過矣容賀容賀柯主政本者希齋姪也真名家千里駒又居翁教下渠在鳳陽百凡不辭勞瘁甚得軍民之心

觀外所具可知其槩但渠因過限不安以鄙見欲愛而全之不若更代為善不然人將謂其樂於茲土孰能一一執而告之惟翁成就全安幸甚適以公務詣鳳陽相去門下不遠草率布瞻仰之私餘不盡

趙聯泉

往者途次邂逅秉燭夜譚極慰嚮往夙志別後奔驚川原日無停轍乃不能一致候起居此心固搖搖於三吳間也即承手教益感注存第今海夷不

靖明歲之憂更為可虞而充濟以北直達真保民
災益甚 主上以賑典責之守土者庾藏空竭又
何以圖之良足懼也來諭敬領敢不同力所幸有
明公經略上游僕也仰藉帡幪之慶預知必善其
後矣使旋草率布復種種未盡萬祈為道崇護至
禱

居成井

往歲淮行之役時值難為掣衿露肘勉強終事非
公左右其間則如白石者一官之不委一粟之吝

發生又何辭以免於讐闕也以是時時思念雅情
別來多冗不克候問即辱使至先施感何可言匆
卒謝復

閔午塘

別久念切頃承惠教兼加時時蒙注問明公之德
至矣厚矣生春初以賑務出繼有事河役近復代
乏淮陽荷明公之庇河忽自復其舊民識耕農足
以紓 主上南顧之慮所憂者河南山東羣盜蜂
起不能無剝床之懼也

王思質

不肖竟歲碌碌頃者承事淮漕又以中州盜賊之
故幾蹈危阱無暇一脩候起居曷任抱歉吾浙舊
稱樂土迺為倭擾百姓騷然煩費百出非賴明公
經略幾何能帖席也幸甚幸甚傳聞此寇結黨造
舟將何為者通泰二州境與海比亦切剥床之憂
唯明公教之初承惠翰督募邳兵已為奉行况有
桑梓之故敢不盡力但此輩戰平原曠地頗得濟
若從舟則未見其能也唯明公擇而用之又見軍

中獨火飛砲寰滕不知浙中有解此者否勿率布
私伏祈俯照

王六泉

癸丑初夏會明公於濟上既畢賑務尋代漕乏百
役旁午不遑修候起居未幾令嗣南還獲一見兼
訊道况清裕至今為慰頃使至重辱惠教曷任感
激仰惟明公負卓犖之才當鎖鑰之寄連日奉誦
大疏披襟陳悃動切事情而體國憂民之意藹然
言表其也敢不奉以周旋然今值水患歲荒之後

衆作方殷其所需派誠有不容已者劑量緩急以
為多寡其不得不任其責也使告返匆卒謝復并
祈厚為天下自愛

何沅江

六月泊舟河西猥辱惠教既小兒至備述明公接
引垂情出尋常倍蓰感激八月三日入淮城檢舊
櫝及詢之故吏得翁之餘事踵而行之真有羨牆
左右之慰但地方民窮財匱難以措手只今河南
歸德之盜甚猖獗山東又將待時而起雖在淮徐

可使安堵而隣壤之變慮在剝床如之何如之何
所幸河道七月望後忽復其舊殆非人力所及某
或可藉以寡過耳給由一節例須同官勘特在愛
下敢煩我公倘不拒絕感又切矣匆率布忱伏希
垂諒

趙芹山

日者師賊之擾蒙手翰垂及兼厚犒池河之兵大
臣憂時計事同舟相濟不分彼此蓋如此然皆近
時所少見者幸甚感甚抵淮碌碌雖故吾尚存而

豐草長林之思徒懸諸夢想竟未知稅駕何如也

何吉陽

京邸會晤者再又時時於雙江松谿諸君子聞吉陽緒言深愜懷素頃沈奉常至猥承翰教益感注存自顧踈庸誤辱淮漕之役河平盜弭適當天幸益覺我明靈長之慶有非人力所能者嗣與吉陽會當細談之祭告 皇陵未免愆期義又不敢默默鄙意具公移中續於郵筒奉聞也

楊裁菴

奉別廿年餘中間音問相通者無幾頃待罪淮甸與中州壤地联接又以百務旁午問候於門下者亦無幾自知疏外抱歎殊深然瞻企星鳳則固依依心目也履任以來久缺馳賀師賊就縛地方獲安堵之休非吾丈壯猷神略何以致是古人言蔡功惟斷廼成吾丈見之此又當為天下賀者

李南渠

某也無似自春初執奔走之役至於今未收尺寸之效仰藉門下銘造獲逃于曠廢之誅已為萬幸

廼復膺明命待罪淮漕寔出非分惴惴焉有覆轍
之虞所願門下賜之教言使免於咎寔鄉土成全
之至德也茲值謝恩使便謹布遠忱徐邳之間於
七月二十日漕河復故道糧運無阻賴吾君相格
天所致非人力也

李南渠

以不肖居淮漕幸人心悉歸河道復舊盜賊斂跡
無不可者但終日奔走作大驛丞與夫頭覺面目
可憎語言無味似不甘耳以是每思得去為幸外

此有議及添設大臣巡撫鳳陽者自某一身計得
脫巡撫更紗但漕運衙門取撥人夫錢糧勢所不
免若與巡撫角立行事掣肘恐非漕規之利異日
當其難者或以不肖藉口是以不敢斷然以為可
行以其鄙見莫若假之軍務自可遙制矣不識高
明以為何如附聞聊資尊議也

陸東湖

生待罪淮徐初以賑卹繼處河防近剿河南強寇
了此三大務雖職分所當自盡不敢以勞告私念

師賊包藏禍心不小今全鳳陽高墻無震驚之患而江淮得保障安堵者則某也與有勞焉前此不欲以捷聞緣首賊未獲之故今招情具在中間有不忍言不敢言者幸公覽焉當自得之矣或有談及者幸為語之何如生給由伏庇既得恩典先大人誥文欲求潯陽之筆煩先致鄙衷容顯人馳懇也

張南洲

賈文者至奉獲來音自分薄劣於地方無尺寸補

乃人心過思若此其鼓舞興起其善端者固有所自矣且愧且感久之

趙甬江

昨項子如臨至淮得聞動履甚慰毫守階奉示遠翰生固以干城屬之門下可謂得人矣會後屏言及推陷廓清之功不在小子宿州之捷之下其然豈其然乎自今多事鳳陽另設撫臣在小子一身脫去重負甚善甚善但漕司每歲動調夫馬取用錢糧勢所不免若與巡撫相牽制則窒而難行他

飛鴻亭集 卷之十一
日當是任者或罪及不肖推避是以不敢力贊其成也以鄙見只於本等上加提督軍務之權或有事時從朝命特遣事竣復止何如幸惟采酌以裨國議

趙劍門

恭惟老先生碩材雅望開府湖楚聲教孚洽事業炳然其也與在相知叨被餘馥能無慶乎坐冗久稽裁候使來辱惠翰情溢言表如承警歎之末慰浣良劇今四郊多故民窮歛急國家經費又有不

可少者不得已加派一二昨不肖入部以來念浙地與蘇松海寇方熾湖廣工役未休江西與浙隣有兵糧策應之煩望百凡加派乞特移之別省雖不能大有拯濟而三省所寬則固一分之益也蓋不敢顯然見之公移中聊布聞左右使楚之氓盡知老先生為之圖也使旋值匆遽率爾謝復伏希順序崇護以迓懋祉

任玉川

自維揚獲手教後弗克候問起居念想良渴頃以

非劣承乏冬曹過任城瞻望沂雲欲致咫尺之書
於門下方覓便鱗而使惠適至懷之好音感荷十
月廿二日某抵秀水檐未及弛而倭寇突來廼于
廿八日從間道出湖州宜興入毘陵賊于十一月
朔日稍退東郭自毓秀院南至放生橋北至沈少
坡處皆成煨燼所僅存者什之二三殺傷男女無
筭近又聞十三日復犯嘉興賊之來亦無筭孤城
獨懸無兵無食即今安危未卜所恃郡守劉唐巖
盡心經理或可萬全而明年之慮更大嘉善復陷

平湖海鹽終難守今之嘉興非復往時景象公由
念詢及誠有并州故鄉之思而敕郡人每望福星
照臨倘天假之緣吾黨人士得就枕席有日矣

朱兩川

初擬出濠泗之間既而經淮揚以北不及通問左
右以伸夙懷即日抵彭城廼承差官遠護念茲高
情益切感歎途次草率謝復比來東南海寇猖獗
而敕郡受禍益慘到家未五日報寇至僅以身出
城從間道如常州今尚未知賊退消息昨會半洲

公極器重門下所冀同心協助以靖區宇固半洲
公之情亦僕之望也矧及泉之例在前惟執事慎
圖之

周石崖

七八年未見之懷今乘其便正欲傾倒以求益于
左右天乃塞之而使島夷迫我西行竟阻良覲此
心欣欣懸諸寤寤室邇人遐能勿思乎來諭云云
誠當其難然整頓輒坤以肅清海宇非豪傑之材
不能濟指計今所謂豪傑者非公等耶某竊以為

選將練兵信賞必罰四者為救急之要藥近見戎
弁多無賴而士卒皆市井白徒金鼓旌旗不熟于
耳目其志在剽掠與賊不殊獲功者未必賞而避
難者無罰如是幾何而得民之死力也聞公振揚
之下士氣益倍將來支撐東南半壁而幘幘所被
使不肖桑梓之鄉獲就枕席之安誠在斯舉矣幸
甚幸甚半洲公今晚至毘陵與周觀所皆豁達大
度可共成事所願公虛心協議共濟時艱其小小
事議有未合不惜往復論難則所濟多矣此公所

素達者臨書偶進其愚惟賜采諒

李及泉

伏惟明公開府東南綏內攘外屹然樹我巨防此宗社之慶非直鄙人桑梓悒悒之庇而已昨過家初擬面候如不能則馳一介之使致起居于左右詎意寇至即冒險北上乖我初心比入京途次辱惠教廼知明公注念猶夫我者且感且慰近令小兒歸迎家眷附書臺端未知既達否明公壯猷雄斷動造機宜而風采振揚素為人所畏愛近來好

事傳言多失其真若謂明公不屑居此又或緣是以為避事之圖僕固知明公之心殊不然其言若他人告之者三雖慈母投杼走矣昨所處廼三四相知極力調停所致願明公慎計其後海賊來去無常今兵四集自鄙人私慮或須以守為戰以竒取勝恐難以堂堂之陣爭鋒果使衆寡強弱相當可以一鼓就擒又何妨于背城一戰也幸高明慎之慎之使旋匆率具啓恃素知敢盡其愚孝豐林尹舊督學廣東時所取門下士也似有將略可任

事如見其賢一試用何如

朱兩川

僕也無能為往昔待罪淮漕荷有賢執事者相與周旋獲免於咎追惟曩時未嘗不倦憊左右也頃者備乏冬署值百工具興應鼎無暇不克奉候道履迺承遠使榮施慰諭勤懇感念曷勝伏惟大江以南寇盜充斥當路者每圖綏輯之宜以得賢為上如西川者素以寔心幹濟懷干將湛盧利器必得犀象而剗之以彰寔用生固知西川不能久滯

茲土也風順布私餘懷不盡

李羅村

使至辱教深感注存兼聞動履安裕令望昭宣益切慰慶生碌碌如前近承冬官之乏值帑藏空竭之餘百役繁興支撐匪易即有加派於各省又兵荒工作在處無帖席之民是以日惟耿耿懷敗隳之懼不知明公何以牖我也楚山澤之竒甲天下明公吞雲夢而攬岳麓當有樂乎心者今東南寇患未殄環視楚中非又一桃源也乎以是益羨於

明公也

雷古河

遠違清教兼聞任事之勞昨虜報旁午每與益泉
言未嘗不戀戀也袁正郎還知動履安吉良慰都
城內外工作俱興需灰甚急無斗石至者詢知
陵上已收幾四百萬矣煩暫轉移運發庶彼此並
濟惟賜尊裁

盧後屏

使累至皆辱惠德音遠曠之久獲承公歎豈直見

似人喜焉爾也幸甚幸甚所諭敢不奉以周旋未
審落成何期今京師工作甚繁經費不足聞南嶽
多仙人果使黃金可鑄翁試探求玄規不惜遠示
助我集事也

張半洲

頃者承惠翰隔三千里外如挹光儀豈勝喜慰禾
城之全尚賴移鎮之力然東南禍數未盈掃蕩之
期難以逆計近 聖上軫念督責于本兵某亦為
公慮數以難處之故白之都人今所恃惟有狼兵

一着若得諸同事者與公協謀併智圖之善之善也其碌碌如前但當大水之後工役繁興費須三百萬始可苟完查檢本部見在銀僅四五十萬又別項不可動支奈之何哉虜近掠懷來而去其再來亦未可知南北多虞論事者徒持影響而不喻任事者之難浮議勝而實用寘可恨也禦寇之方或言設伏用間安輯叛亡哨探蹤跡團結嚮義為要務此皆公之所先行者敢附及之

孫二水

恭喜榮拜未遑脩賀為歉頃者言官以國家經費不足開鼓鑄之端司農題覆與鄙人之見稍別僕竟以差官獲罪而首事者以此奇貨屬之于滇望明試焉成旋終始若使事半而功倍何憚而不為如其所得不償厥失亦惟明公圖之內工作方殷前此所貸於滇銀希為陸續催發尤幸

周澱山

往以賑務如魯猥承注問感念殊深頃使至廼蒙惠教意誼勤懇何明公垂情至厚如是也其碌碌

猶昔近代冬曹之乏值大水後百役俱作經費寔
艱仰賴明公體國之忠催解獨先今庶幾少補
不至掣衿而見肘者明公之賜也幸甚幸甚使旋
謹布謝私伏計聲望隆碩峻擢伊邇惟為時崇護
千萬

鍾古原

使來辱教兼得聞逋欠完解之多豈惟工曹眉急
是濟而衆心欣然於古原之有功幸甚幸甚浙寇
近作何狀汪五峰等泊海口其歸款誠否救郡又
有水兵之變雖寧輯亦禍本也錢糧催併願明公
劑量而行之

劉崇巖

彭城別來遂逼歲暮仰懷言議風旨固時時在心
目也頃尹憲副至辱惠翰益感注存救郡舊稱樂
土比年以倭寇之故百姓坐困非明公經略綏輯
於上其何能獲枕席之安傳聞此賊募黨造舟將
何為者以是知明歲侵掠之患未已也維揚通泰
二州境前此亦被其毒螫深切剥床之慮明公何

以教之承諭折兌一節此鄙人夙心曾與當路者
計以太倉不及三年之積竟不敢倡其端且礪菴
百凡迂執有言不信徒爾悵悵如何如何即如今
年歲徵糧數及今尚未派到可徵其餘矣軍中火
器獨飛砲為上不知郡中曾置此否謹奉上一具

許九杞

江南寇盜充斥聞九杞間關避地辛苦歷嘗走讀
少陵詩每嘆其所遭之困不意今復見之令壻徐
君行匆率附候居起伏惟慎愛以怡永年生近承

銓之豈惟負乘是懼加之桑梓薪木之憂情悰殊
惡奈何奈何請見無期臨書不勝悵悵

郁陽川

吾鄉為倭寇所侵此天地一大劫會也仰賴郡大
夫宣力城獲安全吾陽川亦震驚否聞近有為外
敵樓之議者云倡自少泉公誠百年永久之計宜
贊其成始僕亦嘗與項子南言矣但採辦石料須
置之城中俟完併工運出脩築勿因以資敵其城
內馬路少人衆緩急上下不便若取近苟之土增

脩十數處於舊城益倍厚矣又聞有欲為外木城者不知作何規制此恐未善若使賊取以附城是為賊送階梯也余意以為傍水處但可通賊行走者各築女牆亦便幸陽川與諸同事者商確白之崇巘公請裁決千萬賤生辱遠使來賀自揣犬馬之齒日益正切歲華之感盛情何敢當然知領矣風便謹布謝忱餘懷嗣啟

白一溪

十數年不接顏色想念為勞頃聞督兵吾土藉建于襄之績永收保障之功無任欣幸廼今半翁坐此而諸將領待罪以責後效昔者益明不三北則未必全獲此兵家之常願一溪慎圖之今寇勢若何勿以小勝為驕勿以小挫為衄善之善也餘不多及

張南洲

五月九日使至奉辱華械知四路兵勇既集先聲振揚計此賊假息遊釜不日殄滅矣此間議者祇捕捉風影不察所以持重之意見謂進攻之緩克

戰之遲大抵道旁見多如是惟登壇者然後知設法者之不易也軍旅倥傯天又熱甚希順愛以慰中外之望

史沱村

比聞通州之寇退遁明公移鎮京口大江以西水波不興非假威靈先懾其心曷克致是此賊狡猾之尤善用間用伏吾浙之師多昧此數為彼挫敗先後覆歿殆三千人兵家以持重萬全為上故有以守為戰者禦北虜亦然若使堅壁清野據險俟

敵乘其怠且散擊之雖無所獲亦不至大失惜吾浙師之不察此也節鉞久出問之貴衙平安無煩內顧謹遣使奉候動履天漸熱百惟崇護千萬錫山之寇近何如希示及

李克齋

使來辱教翰良慰以公之心跡何嘗不明白磊落禮義不愆又何惜於浮議古之成大事類多是願公虛懷以委之義命寔相知者之望也匆率布復小兒紹偶應順天鄉舉蓋齟齬時公嘗手摩而教

之者敢以奉聞亦公之所喜也

陳抑亭

彭城邂逅俄頃之間獲聞玄旨別來正以不得請益為歎又緣冗懶之迹弗克致咫尺於左右以展遐悰頃辱惠翰垂及廼知執事高懷與僕有同然者感甚感甚僕碌碌如前日所慮海寇未有蕩平之期東南自此多事惟節鉞坐鎮上游金陵水陸恃以無恐者在執事是固有勞經略耳使還附此餘容嗣布

阮山峰

長興舟次獲承警歎之末譬飲江河雖未充量然既識江河之為深且廣矣幸甚幸甚比來道况想益康裕兩浙之士翕然嚮風將使畏壘成俗另一桃源明公所以造就嘉惠乎來學者至矣東南倭患孔熾賴明公文武鉅材多所翊贊人心歸之今四方多事干城重任付托有期唯明公自愛以需寵命至囑至囑風順謹候動履有懷不盡馳神奈何

張南洲

尊使來猥蒙惠教多感第今日倭寇猖獗而好事者議論橫生崇尹之處姚守殊不厭衆心僉疑公為之庇者生雖有言未信也今朝廷既有處分望以無心待之及泉近日疆理想有緒面間希叮嚀力圖之不然續有議其後者不可不慎也

楊潞山

冬初奉違條踰春半追念雅情日瞻鍾山雲樹惟有依依頃使惠翰益切感慰東南倭患日熾恐諸

郡將有剥床之災而白下城工信不容緩領教覆題中間少有增加則固北都城事例也統乞裁奪行之

張蒙谿

榮轉未遑馳賀私念東南夷患未殄須仗老成憂國者談笑折衝于尊俎之間而我公適當其事知蒼生安枕有期矣幸甚城工委不容已悉如來議題覆而以北都城事例入之其有未盡者統唯尊裁施行不妨再請也聞台後將發今既在途否倘

天假之便續領終益又何幸焉

周石崖

不肖違別既久心旌日馳于霖門雲水之間知亦念我也每聞威武振揚諸䟽之上剴切懇至而免糧一䟽尤使人讀之將廢稿而泣人咸樂頌焉此見公之經略宏猷東南天半壁可恃以無慮矣敕省近來安危何似遭寇殘壞不知作何究竟主上深軫念使今歲無掃平之期恐有當其責者是吾憂也河水既釋走使迎家累於常冀賊平乃能為安也

劉崇巖

別來辱教翰不勝感佩海夷充斥為禍東南非仗翁輯和其人民而保固我城郭恐百萬黎庶盡為彼魚肉矣此有識者所能知而或謂賊未殄絕者其亦弗思耳是豈易易事哉當事者念之久勞將以浙憲相處唯為道自愛

張半洲

項獲手書深慰遠念差人還既具啓謝復計徹尊
覽比來海寇流劫浙之東西所恃者狼兵之來不
知白一溪諸宿將皆至否竚聽掃盪之期為門下
賀且願頌勲德樹風聲于我郡使萬世無斁也比
日崇德陷撫按報賊之疏頗緩此間將有議其後
者主上亦惓惓于南顧百凡幸慎之達虜連日
犯邊南北多故如之何

趙劍泉

不肖衰病餘年以向平之債未了蒙推羣公之愛

賜之船及勘合又使人導護獲端于行此非尊慈
垂情之厚何以有此比來閩中寇勢何如戚總兵
去西浙似缺名將恐彼寇散逸或入我境不能不
煩經略兵法曰恃吾有以備之今西浙民窮財殫
兵亦不可盡去議所以為備者誠難矣如何如何
不敢以薄幣溷瀆清嚴知明公能垂鑒也

馮貞所

濟河舟次邂逅迄今表葛三易仰企極深以冗懶
故不能數候居起然時時聞治境輯寧道履甚遠

飛鴻集 卷之十一
慰浣良劇想開府之餘亦嘗念及鄙劣也兩浙倭
寇日熾靡卜罷兵之期此身未知歸定處秣切杞
人之憂昔者東暘牛生所云云無廼數有默然者
乎舉以告門下知此憂同也

胡梅林

即承使至授以華緘知海寇猖獗我師挫衄之功
非仗明公經略于上幾墜東南天半壁矣桐鄉既
解圍否山峰亦銳於任事廼值初試尚期收萬全
于後着願公將率諸軍使不緣是自沮則益明之

績於山峰得之矣

張東沙

台從往寓金陵時時得聞教言既南返弗克數候
動履為歎然風波中每念翁方優游自得于浩蕩
無為之野非天之所以獨厚者乎今海寇作何狀
將來未卜安枕之期而四境日見多事如公者素
抱經濟之略恐未能恣然自遂高致也某碌碌如
前所可信者故吾尚存聊以報知已

楊裁菴

前此辱教扎既作報書弗意來使不告而去竟未
獲馳達左右鄙心歉然昨小兒南還附小啓道私
所冀高明垂諒江南苦於寇亂仰仗元老壯猷綏
輯萬姓但值時勢之艱掣衿露肘未免有勞經略
耳願諸名公虛心同力為乾坤掃蕩此寇豈惟社
稷之慶而某也薪木尚有復業之期寔大快也

周崦山

頃布小啓於門下昨暮過丹陽沱村之使適至迺
得所為文辭義嚴正文采巨麗不肖子若孫世世

以為寶者在是感激感激會半洲聞榮秉機務容
嗣修賀今夷寇猖熾十又三日復犯嘉興未卜安
危消息殘歲尚如此將來可知整頓乾坤正有賴
于豪傑知經理勞神多矣東南兵疲將寡而說者
動謂鄉兵可練無藉于四方調集之師是以三年
之病而求七年之艾譬之以羊投猛虎必難濟矣
此其所親見者敢露其愚

趙角江

使至再辱教知破賊之詳軍中有韓在焉固謂此

寇不足平矣所恨諸將領動失機會未盡薙絕柰
何主上兩得大䟽真以腹心股肱相寄惟慎之
愛之師即老矣聞賞不酬勞食不及飽楚粵之士
無迺有思鄉長逝者乎若果然則吾兵之氣索矣
又何以留之願注意

李及泉

頃者兩捷報至不但攄地方積憤而此間僉議頗
快僕私心又竊幸焉甚慰甚慰半老坐此或緣是
得稍寬也兵家恒狃于小勝今賊聚尚多須嚴為

防遏掃清海宇僕雖不文猶當為公頌功無極也
外諭樹坊一節仰見高懷請緩圖之蓋軍旅倥傯
勿使他久藉口于彼此均有益惟明公裁之

翁見海

使來辱教翰榮施無任感荷因俟便鱗裁復布謝
遲遲即聞鄉兵之變堂奧之中虎豹伏焉可畏也
近日曾否撲滅藉公威靈早見平蕩寔地方之福
願留神

張半洲

近蒙遠教深慰傾渴大疏始下即懇之礪菴今既
覆題雖不能盡如吾意亦一介之寬而翁之造福
於浙人者侈矣幸甚幸甚諸路兵大集先聲所被
賊當破膽聞潛遁海涯未識果否無乃深謀示弱
以緩我師欲我兵老財殫而又突出擾我腹背者
乎不可不多為之防也使旋匆率布復天漸暑惟
起居節宣

飛鴻亭集卷之十二

秀水吳鵬萬里父 著

長孫惟貞校梓

書

連白石

奉違台範忽復踰旬瞻企星鳳曷昧馳戀途次多
梗至二十六日抵徐尚見水傍城門四野環滙臨
流而嘆久之天之降割於斯民奚為至此極也且
有司不得人而署事者徒鞭朴一番以去將來之

憂更切惟明公熟籌之適承來教但徐州倉麥動支一萬二千零已經題知之數難于轉換今與李員外議其未支動者讓作行糧然庾人告罄實數恐不滿八千也河道勘議豈能出高明之見中間乞留漕糧一二萬石建置閘座不敢多請前奉教冀在必行耳廬鳳揚三郡糧銀應期而至非仗霜威不可得今責成該府買米收貯以防後舉於地方頗有裨益所希明公嚴督不至那移別用此非不肖一家事也淮安放過倉穀一萬石折米該五

千石除二千石作米一千石補在廬鳳揚三府內湊足二萬之數尚餘八千石每石作價二錢該銀一千六百兩今行該府將廬州府銀照數除還穀價以備明公取作行糧之用又兼徐倉八千石亦於明臺小助矣

沈少湖

即日蒙遠翰知移鎮寧鄉便擬走侍清教緣徐沛豐碭之間事有羈繫又遡流而上計抵任城尚須旬日外在明公不必以會弗會為念也昨史僉憲

差官至生已悉鄙懷托之轉告門下想曾道及閱
東藩公文處置詳當但得良有司實心舉行則疲
民受賜多矣四萬石之捐誠朝廷浩蕩之澤東人
更生之慶而明公精意感孚所致生也又安敢貪
天之功以為己私力也哉

方礪菴

三月十九日承差至淮奉辱尊刺徐民困極生議
欲將兗軍糧一萬餘於徐倉收納此尚係在官收
貯之物非敢盡以為賑所幸稍緩催徵之期以留

逃竄之民耳今軍船水次候久未聞俞允之旨百
姓洶洶生一手足之力豈能盡挽斯民令不逃竄
耶謹具疏再請伏乞俯念賜之周旋生民幸甚地
方幸甚

王大廓

三月十九日承差回至宿遷奉辱華札知百凡賜
之周旋賑事稍有次第頃蒙朝廷復捐米三萬石
於兗濟地方即將趨任城為東土計報完當在四
月間也治河鄙見具在小疏中目前似可無患而

將來之慮更深不知究竟何如耳

盧書菴

徐民困極矣初議欲將充軍糧一萬餘石於徐倉
收納稍緩催徵之限以留逃竄之民荷蒙覆題得
旨俞允迄今未見明文行到不知何處浮沉率爾
馳告乞為查發生民幸甚地方幸甚

史鼎山

先此賚文者來云車後既發以是不及遣人奉候
兼述賀私適承遠翰乃知暫為地方少留東土棠

陰益崇益茂充人困極矣今朝廷捐三萬石為賑
誠曠蕩之澤宜以所屬災傷分數劑量撥給不識
少湖公作何議煩即轉達拱侯來教以便奉行任
城之期會弗須計也生淮徐事稍有次第候臨清
倉糧運至充濟之日當趨沂滕請益仍望與趙右
坡各差官至臨清替取

王在菴

頃為徐淮之役幸瞻玄度魚聽則言深慰嚮往之
素昨晨渡房山為風伯所留望洋竊嘆不知斯水

何時消落使民奠居也即聞邳寇小發寔切隱憂
當事者今作何施行恐當以安輯撫循為主計擒
其一二以彰法典似為得之若槩曰調兵或非策
也此正公之所憂敢爾附及膠河議并入覽

沈六川

久不奉聞德音曷勝懸念頃覽報知榮轉深為西
江得人賀今四郊多事百姓日迫安養生息藉以
保障非守牧之責乎然近之為守者盡心於簿書
期會應酬奔走間而安養生息之意蓋鮮如吾六

川者以實心充其素所蓄積必異於今之為守者
矣能無賀乎僕即日從陸如豐碭欲展良覲盡所
欲言特遣人奉迎於安平遲四五日與六川會濟
上倘南還得少停驂尤感

馮一川

某也愚頃承淮徐之役省覽民俗窮甚惟恐日暮
生變以是亟為之圖但庫庾空竭即今雖少濟譬
之以升斗之水而活輟鮒所全寔難矣東土之民
困比淮徐又甚焉若非明公綜理督率之周詳其

何以獲有寧宇此非特東人之慶不肖藉以還報者在是方趨濟上造冊近日又以河道事見屬勘議尚未卜釋肩之期惟明公不吝嗣教

王在菴

昨徐州快手告旋附啓門下計當徹覽生抵沛百姓告急特甚而吳丞政行雅不孚衆心乃停舟西日開倉發粟以救貧乏人給穀三斗大率所散幾萬五千人人情稍定矣今解纜如南陽私念滕嶧無寧宇而中州近有三十餘騎渡河而東踪跡靡

究若使合沂邳不逞之後以起固目前深憂也新兵備調兵房村防守兩日消息何似希示慰賑卹視河二事俱重其措手孰後孰先該部舉動頗失次公何以教之

吳警菴

入春奉獲遠翰佳章厚誼高情藹然言表生以賑事如淮徐初意取道柳泉與執事者一會僕夫苦以山途回僻為辭不得已徑趨金口阻此良覲殊增歎耳生淮徐事甫竣即還濟暫止分水造冊且

將如沂滕之間撫省民俗而工部咨文適至奉
旨令會勘河南上流議疏濟之宜此聖心所急者
旦暮便擬西上無遑東顧豈天固靳斯遇耶舟經
趙村石子持書來候知執事惓惓於僕者至矣東
土民日窮而盜日起地方之憂在旦夕執事何以
教之弭盜安民之策素所蓄積望不惜盡言僕固
可以告諸當路也

史鼎山

昨盛使告旋附致小啓謝復聞沂滕之間數有盜

警仰仗威靈固宜風偃始知少湖假重於明公有
深慮也邳盜多采礦諸藁合之鹽徒近又聞有河
南賊渡河而東者此其為禍恐不在遠惟明公留
神

趙右坡

使至辱教良慰鄙懷非仗明公經略斯土則意外
之虞不在旦夕間矣臨清倉米三萬石似專為鄒
滕等州縣賑濟之需先此具題亦及之矣若災輕
地方一槩泛給恐失初意且數內不及沂邳費三

飛鴻集卷之三
七
處又不知何故假使先取米至充濟地方係其齎
足派撥未晚今少湖既有定議或不煩鄙人親至
也惟嚴督委官起運速發為上

張白山

別來無任仰企即煩遠使知廬郡賑銀解到昨恐
有司垂涎那移別用行文申明且為具題糴米麥
以備將來之賑此地方之計非一家一身事也望
實心舉行至囑

陸東湖

先此為河道事差人北上奉候動履致瞻遡之私
生淮徐之役雖稍有端緒正擬如鄒滕間而工部
以勘議黃河上源見委勢若持衡此輕彼重意外
之虞固不在遠特具題知庶明鄙人蹤跡耳濬河
上流議者多難之意盖有所在人當事方求容易
脫手而生也以身許無乃愚甚矣乎中間委曲有
不可言盡者不識察此否

馮一川

數承至教即辱遠使知節鉞將蒞任城門下惓惓

垂念之仁深且切矣鄙劣何以堪處昨會少湖後
擬趨沂滕之間又奉命令不肖勘踏黃河上源此
聖上所注慮勢不能兩顧不得已往期曾前溪謝
象岬會議於開封上下不肖暫候之公水俟二公
報至即行矣兩日聞東土羣盜竊發挾饑饉之民
以為亂在沂費則曰邳之盜徒在邳則曰沂費曠
徒大率二種往往有聚有騎有甲皆強力者其非
饑饉小民明甚矣今誠妙選彼中素往來相信者
二三人持檄深入諭以禍福使之解散上也設法
捕其首惡重賞以激用命者次也若付之自定燎
原之火不可撲滅將來噬臍之憂有難言者此不
肖夙夜恐恐未安也且鄒滕沂費邳嶧無良有司
民無所恃以為輕重望明公熟籌之於各郡內擇
府佐貳之賢能六七人者使之乘傳星馳至各地
方署彼印事俾各展心力以圖寧靖當有萬全之
利而某也亦藉以塞委矣仰惟明公虚心以待人
而某又承知愛之厚竊不敢自外於同舟之義願
布其愚惟明公諒之

益友雲

頃抵任城辱投華刺即又勞令郎顧我於分水之
許兼枉先施長詞大章深憂遠識溢於意外僕初
擬如東郡奉命將趨趙皮寨相度河勢事幾尤迫
不得已以東郡鄒滕賑事付之守巡諸道而獨專
志於西但今盜賊竊發而鹽礦二徒挾饑名以為
亂使當事者示之誠信諭之禍福而密捕其首禍
者一二人不待移刻彼當帖然寧謐矣僕夙夜懷
憂而有司怡怡堂宇則將安用彼哉可慮也可慮

也弭盜安民強兵足食之策素所蘊積不吝嗣音

董東江

久欽令聞頃會執事於任城獲聞言論風旨深愜
素懷僕期前溪象嶕相度河源未得報章是以尚
留南旺側聞安山長溝上下盜賊百數為羣白日
行劫官商船經過如履虎尾若此風聲遙播人得
議其後及今解散猶可緩則恐聚黨益多勢難撲
滅况運船漸到而臨清倉米亦至七級聞萬一盜
升斗以去亦地方憂也史鼎山既有行色又相離

遠甚恐無足恃私念執事以天下為心胡越一視
肯不無限疆界植藩籬者哉倘賜指揮張皇聲勢則
彼冥頑不旋踵而定矣

連白石

頃之濟上會少湖公將如鄒滕沂費之間完銷前
件而工部咨文沓至以相視河源見屬且言主
上因河道之變四問及輔臣意頗切切其也進退
無據勢不能兩顧不得已以山東賑事歸之少湖
及守巡兵備等道乃移舟南旺造冊遣人約會前

溪象岷侯報至徑趨河南矣淮徐境內藉公之威
神以有寧宇山東之盜比比而是曠徒義勇挾饑
名以亂守巡二三子怡然堂處惟恐傷其意者此
其滋蔓有由也若使即日天降時雨二麥可收禍
機尚小不然羣盜未有屏息之期徐邳與之鄰練
兵防禦張皇聲勢使他日反側不敢西向為上惟
公注意徐州賑銀代糧以蕭縣冊未至難于扣筭
遂俾待未及會行今先以本州數奉聞餘俟另報

沈少湖

濟上之會承欵教至再僕抵南旺安頓造冊者今
往沛視河但濟寧至安山一帶地方慣盜往往百
數為羣挾饑名劫掠船隻日聚日多事急矣不即
解散禍機非細况運船及臨清倉賑糧將至必有
搶奪之變待其既發所損大矣特令快手馳告惟
速賜指揮

浦北郭

使至濟上繼辱手翰極荷惓惓所幸瞻依在即咫
尺龍門誠足慰也山東列郡自五月不雨至今二
麥無望徐房河道雖濬而徐之水勢日長未測其
端惟明公以天下為心何所作為乃可以安民而
弭變諒經熟籌之矣

董東江

前此以地方事瀆左右益州縣無良有司舉泄泄
然莫之顧釀成禍胎變之生恐旦夕若諉之饑名
不喻令解散又縱而弗懲是養虎矣念東江心切
憂時風望獨能彈壓是以敢進其愚知告他人難
恃也惟東江諒之鑒之生即日自濟發舟如沛承

來使示教兼惠圖籍及河議可謂問一得三於此
益以徵東江之區畫固加人數等矣

曾前溪

是月二十三日舟下新店得翁示教知徐房以下
通流不滯上流之視擬在何時生淮徐造冊屬之
莊主事漸有端緒渠今趨臨清矣山東賑務有少
湖守巡諸公任之且戶部原題山東巡撫造冊繳
報則事權固不專在生也謹泊舟沛潁待公命作
進止希即賜尊裁

連白石

節承翰誨感念無任今之開誠布公如門下者蓋
鮮矣別來益悔相見之晚乃知古人致嘆於蕪葭
有以也生如濟與少湖會正擬趨滕而部咨數以
視河上源見屬又示主上惓惓河道之意不得已
還沛與前翁期俟報為進止公始言無良有司為
恨而山東尤甚焉天旱自正月至今不雨二三守
巡又養望自顧於國計民瘼若不相聞養寇釀患
將來究竟不知何所底極其濫觴之害深足憂也

舟漁亭集 卷之十二
聞草灣以下工程就緒為慰上源之視鄙意謂徐州以上凡有可殺水勢即是不專在孫渡趙寨之間不知公以為何如

王一山

客途倚馬劇談既文從入京兩辱垂教無任欣慰竚望春報又爾乖違如一山者射雕老手也而誤落諸人後跨騰風雲當自有時遲疾不須較也仙舟經徐飄然南逝意者以生在淮浦耶抑欲暫停棹而為有力者奪之以去也在公與僕皆言一山

必返兒輩云無此高興必不返已而果然兒輩亦長料人矣一笑

連白石

書來兼訊及起居於兒輩知倍膺多福幸慰子南之事已悉其詳但先自處欠當其招侮宜也所恃者公論與國法又何疑畏之有公不聞虎豹在山藜藿為之不采者乎姑忍焉未必能侵害也然在我之禮不可不盡又不聞與之廼所以為取者乎紹興六姐婚嫁當在今冬老安只好隨有無為之

不得圖眼前光耀累我窮骨今年荒世亂如山東
之民但求一升一合便救性命尚何衣服外飾之
望乎至囑至囑生誤承差委心力徒勞眼暗髮白
齒亦搖動病漸侵凌老將至矣且暮求歸試畝未
可得如之何

董東江

借重一臨濟上而狐鼠潛遁地方寧謐人歷坦途
所全者蓋多矣豈惟東土是賴僕也亦與有幸焉
誠不敢以明公之會弗會為計也昨曾託陳鄭兩

水部轉告諒高明悉之矣過辱垂情遣使來徐足
感惓惓雅誼特此謝復運河南北孔道使荆棘生
焉守土者又何以譏罪今多泄泄弗顧此意無可
與告語者恃東江同心率爾及之

李及泉

頃抵陳留辱使遠來良慰邳盜仗執事威靈以克
寧輯地方昨者沂滕之間若使有如執事者一處
奚至養禍於他日也哉此慮不遠不知渠輩獨不
察何也僕視河流中間礙於皇陵之說而聞者

倡然以自是蓋見影而不識夫形者也是以復趨
鳳泗閱覽庶有真見望執事有以教我

李在川

比來奔馳水陸間皆窮日之力無頃暇時于執事
下車後竟弗克遣使致咫尺之書并謝先辱抱罪
負歉若無所容所幸高明能體諒也徐房之水貽
皇上憂議者以疏導上源為急而仕于中州者動
輒指陵寢以阻遏舉事者其果與否其寔未真知
也因兼程趨鳳泗閱視以便回奏謹請教于執事

旦暮當侍門墻下伏祈賜之德音牖發矇聵

連白石

某四月初自沛如中州會諸公於蘭陽滎澤之間
奔走暑途皆窮日之力近覺病矣而中州仕者動
輒以陵寢為詞其寔未真見難以回奏不得已單
車兼程趨鳳泗閱視大率趙皮寨工鉅而難圖孫
家渡尚可為未知於鳳泗果礙否也經宿州一帶
民物安堵熙然有樂生之慶非藉于明公主張造
福何以有是

又

項抵宿州顛人馳詢動履并道所以如鳳泗之故
計徹聽矣即日冒雨入泗郊賓館候人多未至方
解檐熨曝濕衣乃辱遠翰示及重勞使人寥寂中
不啻聞足音其喜幸當何如也昨詣鳳陽 皇陵
又得覽觀諸山羅列拱衛此天造地設千萬年之
基河固不能侵所可虞者壽春陵及泗州耳公何
以教不肖哉草灣工既就邳睢之盜又息社稷之
慶明公經略之功不肖誠樂觀其盛願言為頌愧

非吉甫不能播揚清風耳

又

昨自鳳泗出靈璧經房返於徐奉辱使教不啻面
承警效且喜河流下源工程將竣足紓南顧之念
適覽報乃知公為東人遺慮我公任事之忠為義
之勇誰不知之而以行人之牛為災亦可訝也能
無憾于東人也乎徐城之水瀰漫不減求其故而
不得奈之何

謝象岷

是月三日使至奉辱教翰益感雅愛不淺生兼程
馳至鳳泗覽觀 帝鄉風氣融結真萬萬年不拔
之基若非躬履其地何以知之今人曾未出門戶
而開口議論大事所謂眯目播糠上下四方易位
者誠可哂也生四月二十八日已返于徐專候曹
憲副文移尚墮渺茫謹差人奉聞希為催督此聖
心所亟欲聞者幸留意

曾前溪

昨日道從及塗風雨交作不識晚獲抵蕭邑否如

此世味可弗謂勞乎然非俗人所能知也生擬次
日追隨未駕僉言邑無駐足之地又水阻下手亦
難是以移舟沛許敬俟教命若得郤知事詳細地
圖或遣之赴沛一言就可作行止矣公值多事萬
勿以不肖為念所急尤有重於此者况蒙愛寔深
公處又殆十年餘可相諒也不然則公知不肖恐
淺矣

王在菴

連日領教既多而蒙錫宴至再三感荷無盡奉別

溯舟而北四五十里河水瀾漫今將抵沛矣商帆
絕影運船亦墮渺茫景况蕭條殊為可慮公何以
為教也

曾前溪

初不獲隨至蕭邑艤舟徐城下以待公還值李兵
憲有邳州之役蓋以盜故事不容緩渠意又欲送
不肖發舟始往不獲已解纜渡河而東比至沛登
陸期靜養數日不意有河魚之疾今尚未愈命當
奔走固如此兩承翰惠又蒙佳章之賜領以為榮

匪直連城拱壁之知重也河南回文竟墮渺茫三
次走使相促若不諭然柰之何柰之何想為跛人
所挾沮國家養士如此類可不謂上負朝廷者乎
深足恨也聞徐洪以下淤淺更勞神運不知此河
當何時定也

謝象岷

趙承差還辱教札許予踰不自愧薄劣何敢當此
公謬愛之深不見小子之有愆缺耳河渠事過承
催替近始得來文大率必不當開之說然徐州水

患今至於不可措手之地所憂更有大焉者若槩無一處置又何以復明命且非同舟共濟之義不容已為此調停之策幸惟公裁而教之

魯前溪

沛縣尊使還時顓啓奉謝然賜教之深用情之厚真越尋常倍蓰能弗感乎河南文始至其意具公移中大率分藩墻爾我未見一體同舟之義今河道多故朝廷注念再四公勞心焦骨不遑寧處又如是而彼更若無聞焉良可慨也不得已為此權

宜之說擬在月終具題惟公裁酌入言徐州大浮橋舊淤盡通船行無滯深以為慶近不知磨際溝黃鍾集又何如併乞示慰

吳六泉

頃會由分水而至任城皆極傾倒盡敷腎腸肝鬲之要足慰平生但公事促迫未得再一造通德里門以展未布之懷為歎耳地方今稍定當事者失之於初乃有今日恐今日亦悔初不用鄙言也

吳初泉

始出都門猥蒙光餞入淮徐以來碌碌於舟車間
竟未遑修問動履近者賑務苟完河渠議亦集方
解纜趨滄州以期請教萬一至臨清乃承遣官惠
之好音此非同心注念之深何以有此其為此役
雖心力不敢不竭而東土共事者寔未得人是以
地方稍稍弗靖今既底定而不肖所以幹旋鼓舞
者智勇俱困矣

聶雙江

日者蒙遠翰并新刻見惠生也塵氛擾擾中神智

困塞而公以清涼洗心散沃之頓然醒爽受益多
矣河道賑務皆已苟完其所疏寔淺近常語要之
有不容已者邊信邇來如何江南海寇孔熾吾嘉
郡三四十里外亦被劫戮四郊多事良足憂也東
土之盜仗庇寧輯初緣有司失處遂濫觴幾不可
收拾生也與在斯土圖所以整齊約束之者心力
竭矣

趙甬江

四月中奉辱報書慰甚然違去日久鄙吝復作徒

自愧也賑務苟完視河開封而有司瑣瑣者多欠
同心共濟之義言人人殊動以 皇陵藉口使人
首尾難展不得已又馳至鳳陽泗州恭謁 祖陵
山川融結天地間所未有乃萬萬年不拔之基又
自靈璧出邳徐抵沛中盤桓數日以待中州回文
乃還鄒滕經充汶入州省覽風俗問民疾苦今秋
田可期人民安堵如故皆公之教示使之也所陳
六事關係甚切如各河道所謂水櫃者捐百千萬
畝肥饒之田而置之無用之地良為可惜在東平

亦有之公固所親見者謂之有益乎無益乎是以
論及但恐該部只知例重弗察其然又作空談也

徐少湖

其也不肖誤蒙任使雖此心不敢不盡而才力所
局譬之以蚤負山日惴惴焉不勝是懼且勢機相
值周旋頗難幸有明教主張藉以竣事今具賑濟
河道二疏奏聞先是山東盜賊充斥緣有司失處
之故濫觴至此今既無虞矣徐河變遷靡定目前
通行但伏水將至又當視其勢之所趨為之計即

難懸料也截糧之議雖以事體重大不得不發其
端

何沅溪

水陸奔馳已年餘矣雖無涓埃裨益於時而小子
心力俱憊方幸弛擔有日昨治老又驅之南下今
高材疾足豈少若人而獨於不肖數數然者何故
望公有以教之且淮上誠過化之地在交承先後
間公宜不容於忘言也

嚴東樓

即日舟次揚村下奉獲手教敢弗盡瘁王事以冀
知已然今之淮邳民窮法弛加之水患近又異常
衛軍三四年来月糧未給而山東沂費等盜恒睥
睨其旁待時竊發將來之慮有不敢盡言者乃以
生庸劣之材當之不免懷敗轅覆轍之懼所願破
常格處置蠲逋負緩科差庶可圖安目前昨者小
疏中欲貯運米於淮徐二倉蓋為此也幸轉達相
公裁之

曾前溪

日者辱再教匆率謝復計當徹聞生還至河西乃
得兩淮之報念茲艱重非碩材不堪而治老屬之
不肖適足以累其知人之明然得公相與周旋固
為至幸但當宁虛席又不能久板寔切孤陋之慙
耳

張鷟山

春初出都門荷承光餞比入淮徐又加河南山東
鳳泗之役奔走川陸無遑修謝近將息肩私幸請
益伊邇然又無解擔之期回首門墻徒增戀耳念

今水患異常自淮達天津以上凡運路所經二三
千里瀰漫無際鞠為巨浸田禾所存纔什之一及
秋民何以堪天下事大可憂者在是而生也以庸
劣當此艱大之責一身利害不足為惜恐將來不
免累治老知人之明柰何恃同志希不吝教言

連白石

不肖頃有徐淮之役伏指引竣事復為河南回文
稽誤昨至天津始知公為王生所言極為不平今
任事如公者指不可多屈又當漕船盛行之時而

可臨敵易將也乎且使生之不肖繼公之後策疲
蹇而追騏驥又何能希蹤前轍也凡所感觸徒切
隱憂生候勅即南下計公聞報恐即解纜特此馳
告若得稍緩行色面請終教幸之幸也

陸東湖

即日發舟南下今水患殊甚自天津以達徐邳二
千餘里濱河之滸鞠為巨浸秋田盡被湮沒則此
一帶生民何所仰給恐冬春之慮更有甚於今春
者加之海賊風聲搖動隣界而山東曠徒未聞革

心其所以請乞留漕米於淮徐蓋為此也議者不
察以為似不必過為之慮其亦懵於經國也已人
臣計天下事不過為之慮思患而防之比至勢窮
計屈乃始號呼他人以為助抑何賴於此等人也
其也無似齷齪自信惟知忠于任事上報朝廷豈
敢告勞今當殫吾力之所能以無貽相知之辱至
於成敗利鈍則不敢逆料惟時時賜教寔所深望
也

馮一川

日者安德之會獲領緒論曠若發矇別雖未遠每
追念意旨深純剴切固願紳書弗忘也生頃復有
兩淮之役當事者不察疲蹙之力而責之以奔逸
絕塵之步且今民窮財殫繼之水患天時人事所
值機勢俱難將從何處措手望明公有以教我也

又

昨過梁莊遣人走候門下展傾仰之私既而抵渡
口奉承手翰懷之好音垂情良厚自顧薄劣何以
得此于門下也生即日將及清源以糧運未全至

之故兼程南上計與門墻日遠唯有馳神念節鉞
還朝伊邇秉持國是以貞百度而綏四方非賢者
之望又誰望耶

浦北郭

古人有白頭如新傾蓋如故之語何則知與不知
也以不肖與北部始遇及今不能忘蓋德盛感人
而意氣之孚吐露底裏遵乎光明所以令人眷眷
念之不忘以是觀之不可謂不知也不審北部亦
以為然否生昨又承淮漕之役今地方極敝大壞

而以綿弱之力當之譬之以蚤負山未有不仆者
幸北郭有以教之誠所望于同心者也

吳荃塘

昨過清源曾遣使候起居今至濟復承來翰以不
肖之念執事知執事之高情固同也兩淮之後當
事者不察其艱大而謬投之庸劣惟惴惴不勝是
慙執事何以教之今豺狼徧野孔道荆榛循至秋
冬其何能撲滅哉此又深憂也所幸徐邳河道悉
復其舊子房山前水俱消落今可耕治殆天意有

在於斯民也想執事所樂聞并告

孫二水

頃閱邸報知借重滇南以明公撫鎮其間風動雲
馳真謂撐西南天半壁矣值經綸顧起綸者便草
率附候起居綸惠巖先生子也文且敏殊不愧於
名家今獲承事左右早暮賜之翦拂則嚮風長鳴
當有可觀者

范鏡川

春仲任城邂逅別來秋且半矣懷念如渴頃聞榮

擢喜幸不勝雖滇南若遠而山川風氣人情物態與吾江南彷彿宦遊者至止久而忘其為遠僕離滇七年於茲未嘗不私心戀戀并州也執事勿以遠為異

顧平溪

昔者豫章之會獲聽德音別逾歲年猶切懷企頃備乏淮甸所賴與執事相周旋早暮扶掖以不逮鄙薄知免於過矣生即日已抵彭城俟白石公一見便鼓柁南下聞仙帆將發請教伊邇尤慰

連白石

頃自任城下知公有鳳泗之行徐徐抵彭城候公一見以展請益之私既聞泰州報倭賊船傍岬而張表及書吏皆傳公欲不肖亟往之意乃不獲已解纜如淮平生辱愛厚如公者竟不得少叙別悰其為愧歎非口舌可盡公必能索我于形骸之外也

陸東湖

某於六月二十七日自河西解纜而南時值秋水

大至百川灌河糧運多滯乃一路查催前進今在
徐者僅千一百隻遲數日當畢達矣是月二十四
日與白石公文交代所幸徐州大浮橋原淤河身幾
三里餘數年已為平陸今旬日內一旦開決船隻
由此經行而子房山兩涯之水盡落田地俱復其
舊民欣欣焉舉操鋤犁其間無復向時魚鱉之患
自徐拉淮河循故道觸目有十年前景象此大異
事恐數窮理極固所宜然若非君相至德感孚明
神協應假令人夫三十四萬未必便能使安流至

是也其計八月朔可抵淮又宜急趨鳳泗謁陵其
謝恩使在初十邊始可發想欲聞者

谷岱滄

台從經禾城秉燭侍教獲聞所未聞真進鄙人以
十年書矣越宿馳拜則仙舟既發弟克追候謹遣
家僮布謝并將賀私外傳則得之於崙谷仙翁者
錄入尊覽

呂東滙

仙從入郡城獲板侍清誨挹春風眉宇真慰積懷

次早西還不及追送郵許方以為歎迺承華棧詩
策之賜草堂奉揚如獲良璧不揣依意酬上博笑
鼓缶於黃鍾大雅之側誠不自知其為拙聽也

方雙江

奉別容暉瞻企殊切願草野陔伏不敢以姓名通
迺辱雅情惟有深感焉耳承尊諭林泉動興僕謂
今天下多事吏政民災舉非其舊即如茲歲江南
大水觸目不堪非明公殫心扶拯則蘇松疫民告
困富室坐斃猶我秀水矣私念盡得如明公體恤

民隱者不布中外何治之難圖願安意以俟柄擢
僕株守僅不失故吾比偕二三同志求玄問道為
性命計然未知究竟何所底也

朱春城

違久每聞致譽又時時遇淮陰人士得起居之詳
良足為慰僕比緣衰病避居鄉落與漁樵為侶不
意尊使遠顧何仁賢用情之厚如是也東南近多
事即如救郡舊歲大水田收甚歉今疫病盛傳民
不堪命則他可知矣所願高明留神以副民望

徐存齋

不肖離去左右年餘衰病侵尋志意益落追想平昔蒙歲規劇礪之益真若饑渴然不能數脩竿牘之敬於將命者恐涉煩褻非敢自外也恭喜嵩嶽生申天壽平格上荅九重之眷遇下副百僚萬姓瞻嚮之私生與在親知敢後於賀顛遣家僮馳布遠悰伏惟俯鑒

李方村

奉違門墻日久仰企殊切而不敢以姓名通諸將命者蓋漁樵散逸體分所宜安否則瀆矣是以心雖切而迹更遠也伏祈大君子有以諒之 聖節近於例得上賀在臣子之情誠有不容已者齋本使馳謁左右倘蒙俯賜周旋感當何如

潘印川

奉違年餘雖不克數數馳竿牘布私然每聞明公動定其行已持議卓有古風要非若世之詡詡炫名聲獵位遇者以此負荷天下事何所不濟縉紳中有此等人物在平素不相識猶當歛襟心服而

况在親知如某獨弗愛且敬乎生家居多病日杜
門謝客抱書坐臥時時飲白酒遊于醉鄉聊優游
以卒歲蓋近日鄉里間愈趨澆薄好造言生事無
中生有以是寘交庶寘過耳明公以為何如

倪若谷

三月間小价自北來問知起居安勝又聞聖心記
注不忘妙翰而令郎供職益勤此深為執事慶者
人傳言若谷有南歸意古人云無懷土何必思故
鄉請少安焉况吾鄉近年風俗益漓小民多狡狠
而讀書譚道之士亦深忤隱刻不足與論心曲是
非恩仇之間顛倒蒼白有口難辯僕頗畏焉欲避
地無所只是日日閉門謝客而執事今欲南歸恐
未可也

董潯陽

六月間使至奉辱喬梓尊翰為予老夫婦壽已荷
高情不淺而又重之以多儀何以為報然來日頗
長此後年復一度如禮過厚恐難繼但以一帕一
尊相加遺庶幾情不盡而敬可將古人不廢于蘋

飛鴻集卷之十一
三
繫沼沚之毛或為此也

白仰菴

蘇門邂逅殊慰積思及羽儀至止平川則固叨照曜之光古人雪夜之訪何必面耶

王敬所

僕之於執事會不數而知則甚深傾企甚渴初聞道駕為廣右之行心竊駭焉既而念古今人不容于俗者固多於執事又奚病也

倪若谷

九月中旬奉辱手書及佳作鴛湖寂寞之濱覽之耳目爽朗為快僕近覺老病侵尋日以醫藥為事蒙寄遼參頗應所乏明公素抱延年却疾之方如念我勿吝墨教也七月過禾城無他言天下事盡其在我者而已安得人人而悅之况人情蒼黃翻掌異視能堅志剖腹以相白者能有幾哉不必計諸人也

段古松

生無似過蒙素愛自家居以來懶與病兼不能馳

竿績候起居門下為歎即日承遠翰隆施當兵事
旁午之餘乃念及庸菲至此何明公用意之仁之
厚如是也伏念明公雅望又賢勞且久屬以京臺
誰曰不宜乃不免借重我浙意當事者謂東南劇
邦必仗英傑經畧始濟而不肖如某者獲終領教
益又何幸焉明公雖去舊鄉日遠萬希過駕入浙
以慰引領之氓徐遣使北迎家眷似兩得之

呂東涯

仙從入城獲三見光儀得三益焉第尊舟逢發弗

克後容劇語為歎耳即日查氏伯仲特往敝廬云
山地未嘗敢踰畧尺寸恐傳言者之誤取罪于門
下跼蹐不安其心甚苦而詞甚讓欲不肖為之先
容私念明公素不輕于絕物而况在至親且友者
哉知明公必能諒也昔者杜氏之葬在季武子西
階之下許焉記禮者猶侈其美若明公慨然推而
與之以成其孝其賢加于武子當倍蓰矣盛名美
德垂諸後史又孰不頌之

吳望湖

別又年餘懷戀殊切僕近者因病深居簡出雖不敢忘情於性命之學而真詮尚昧彼岸茫然未窺津涯徒有悵恨念望湖存養有素獨得之妙更進在百尺竿上矣何由會晤共傾困廩相證也

金存菴

歲前見川還郡蒙大君子不以無狀遠賜存省每自隱度唯深佩荷焉耳聞八閩地方多事念文德所敷當有革面者然同舟之濟得無有戒心乎比來民風士習殊異往昔不獨一省為然所望大君子轉移化機樹駿業以答明時以慰係戀

谷近滄

新正九日奉辱良翰牖以至道符玄老人所授旨意簡切修仙之要誠不出於此自惟凡質積功不能專精雖得林谷幽棲而向平之累未畢何由擢形雲天飛騰八極也仰惟明哲性命雙修勤勤不間便當超凡入聖矣不識肯念同志濟度否

董潯陽

春來乏鱗翼不及數問道履然此心固日馳于燕

雲潞水之間也僕向平之債未了豈期山林株朽
當垂老之年而令盡室北上今塊然獨處若老僧
然出入肩鑰必身手親之乃已亦足徵寂寥甚矣
吾女近日居起如何聞母來想宜寬慰僕比來患
痰火眩暈之疾又緣子女有行色懷抱作惡殊甚
諸言不盡布在老拙荆及緝子能道也